

1929, 战斗的春节

■ 贾永 贾可宽

记忆

怀念, 传递精神能量

1929年元旦过后, 春节渐渐来临, “朱毛”红军主力却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只是, 队伍中的很多人不曾想到, 这一去, 就再也没有回到这块养育过他们的红色根据地。

一

1928年12月10日, 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部队改编的红军第五军主力800余人到达井冈山, 同红四军会师, 汇入“朱毛”红军——几乎在同一时间, 第三次“会剿”井冈山的国民党军也赶到了集结地。

“朱毛”会师后, 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围攻, 由此前的一省派兵“进剿”变成了多省出兵“会剿”。1928年6月至8月, 湖南、江西国民党军先后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均被红军粉碎。眼看“朱毛”点燃的星星之火正成燎原之势, 蒋介石撤掉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兼任的湘赣“剿匪”总指挥一职, 委任湖南省主席何健为“会剿”代总指挥兼湖南省“剿匪”总司令, 调集湘粤赣三省6个旅、18个团, 兵分5路向井冈山扑来, 企图把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色队伍彻底扼杀在摇篮之中。

军情危急! 敌3万重兵压境, 红军还不足6000人。1929年1月4日至7日, 毛泽东在宁冈柏路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 决定由彭德怀任团长、滕代远任党代表的第30团, 和袁文才、王佐的第32团留守井冈山; 红四军主力挺进敌后, 迫使敌人分兵回援, 从而配合留守部队攻破敌人的“会剿”。

敌我力量悬殊, 还不是红军主力远征赣南的唯一原因。当时的井冈山, “人口不满两千, 产谷不满万担”。红四军向中央报告: “在隆冬之际, 边界丛中积雪不消, 红军衣服饮食非常困难, 又因敌人封锁, 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 以致经济没有出路。在此时期中红军官兵单衣御寒, 日食红米南瓜, 两月没有一文零用钱。”

1月14日,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共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 仿佛预示着

这是一次艰难的远行。

10天之后, 红军占领大庾县城不到两天, 李文彬的第21旅便一路追击而来。该旅是赣军的精锐部队, 清一色的灰军装、白帽罩装束, 轻重机枪和带刺刀的“三八式”均为日本进口。毛泽东、朱德带领的红四军主力却仅有1500支枪。离开了井冈山熟悉的地形, 没有地方党组织的接应和人民群众的配合, 红四军主力遭受下山后的一次重大失利, 伤亡达二三百人。战斗中, 第28团党代表何挺颖身受重伤, 不久牺牲。

何挺颖, 1925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 后转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在校时参加工人运动, 加入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 何挺颖任工农革命军某连党代表。1928年8月30日黄洋界保卫战, 何挺颖与团长朱云卿指挥不足1个营的兵力冒险抵抗, 击退敌军4个团进攻, 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之后, 23岁的何挺颖临危受命, 调任第28团党代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 曾提到这位军政兼优的年轻党代表。

大庾是钨矿之都, 赣南的富裕县。红四军本想在这里发动群众, 建立政权, 怎料出师不利, 损兵折将, 部队好不容易筹集的10000多块大洋也全部丢失。朱德回忆: “大庾一战, 李文彬再追, 我们就没命了。”

下山之路, 危机四伏。更大的危险, 还在等待着红军。

二

2月1日夜, 红军辗转来到寻乌县吉潭圳下村, 已是22时。这里是赣粤两省交界的地方, 距离井冈山400多公里。谁也没有想到, 茫茫夜色中, 暗藏着凶险的杀机。

第二天黎明, 一阵急促的枪声传来。那一天正值农历小年, 大家还以为只是鞭炮声。待到推门一瞅, 才发现一股敌人已经冲到了村子中央。周围的山上, 到处是影影绰绰的敌人。

原来, 察觉到红军主力下山后, 何健一边派出李文彬旅和刘士毅的独立第7师轮番穷追, 一边命令赣州方向的国民党驻军设卡堵截。扑向圳下的敌军, 正是刘士毅的部队。此时, 担负前卫的第31团已向罗福嶂方向出发, 担负后卫的第28团分散布防。敌人显然有

备而来。

寒色孤村暮, 悲风四野闻。位于武夷山与南岭交界处的圳下是一个较大的村落, 村西口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文昌阁, 村中间还有一处建于清初的围屋“泰安围”。枪声响起的时候, 住在文昌阁的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在警卫战士掩护下, 趁夜暗冲出了包围。住在“泰安围”的朱德和红四军军部, 却被敌人堵在了围屋。“泰安围”四周都是高大的院墙, 一旦敌人涌进来, 后果不堪设想。危急关头, 朱德提枪冲出围屋。粟裕回忆, 朱德军长身边紧跟着机枪手和冲锋枪手, 敌人发现队伍中有冲锋枪, 认定有大官在里面, 追得更凶。眼看敌人越追越近, 朱德心生一计, 几个人分作两路跑, 边打边撤。

这是红四军成立后遇到的最为严重的危机。处处是险境, 步步生死关。跟随朱德突围的红军女战士曾志多年后仍然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 天色刚蒙蒙亮, 隐约可见枪响处的山上有黑压压的人影, 朱德左右的手提机枪手向黑影射击。敌人听到机枪声, 立即集中火力回击, 两个机枪手当场负伤。朱德为了缩小目标, 把身上的大衣脱下了。“我同伍若兰原来一直紧跟‘黄呢子大衣’跑, 跑着跑着, 黄呢子大衣不见了, 机枪声也停了。失去了目标, 又看不清前方, 伍若兰在爬。我就继续往山上跑, 到了一个岔路口, 才发觉伍若兰不见了。”

伍若兰腿部中弹的消息, 曾志是后来才从报纸上得知的——直到被俘, 这位著名的女英雄还手握双枪向敌人射击……刘士毅听说抓到了朱德的妻子, 急令将伍若兰押到赣州。敌人逼伍若兰与朱德脱离关系, 她威武不屈: “要我同朱德脱离, 除非赣江水倒流!” 1929年2月12日, 怀有4个月身孕的伍若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头颅被挂在了赣江边上的城门上。

伍若兰牺牲时, 年仅26岁。朱德将爱妻为自己做的一双布鞋挂在腰里, 再不舍得穿……

三

红四军在大庾遭受重创后, 再战平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隆冬, 最美的雪花

■ 杨祝祥

隆冬腊月
一场寒流席卷大地
冰封的北国
翠绿的江南
一夜间落满了雪花
人们忙着
挂红灯, 贴窗花

想把一个红彤彤的年
迎回各自的家
一群小孩
堆起一个个雪人
跳着喊着
与爸妈合影
想留下一段
最美的童话

有一个女孩
低头抽泣着
走向雪人
从口袋里掏出
一幅爸爸绘的
从高原寄来的漫画
漫画中
一名边防军人

带着皮帽
手握钢枪
屹立在昆仑哨卡
眉宇下
面罩上
带着冰花
身板, 界碑般挺拔

女孩的妈妈
驱车数千公里
只身上高原
想在春节
为丈夫和官兵
包顿饺子, 唱首歌
拉拉家常话
不料被高寒缺氧袭倒
醒来后
床边站着一群白衣天使——

高原盛开的“雪莲花”

傻孩子
别哭
千万别责怪爸妈
他们不忍心
将这一切告诉你
才半个月没打电话

好孩子
别哭
那雪人就是爸爸
那雪人就是妈妈
他们的心中
永远放不下你
最美的雪花
更放不下祖国
一个好大好大的家

激流 (油画)

韩光新作



长征

第六〇三五期

海上过小年

■ 黄海涵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 写下绿色诗行

南中国海, 碧波荡漾, 一艘银灰色海军战舰正迎着冬日暖阳游弋巡邏, 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主桅之上。

列兵小王, 23岁, 分配到舰上舰不足两个月, 却已随舰出海近40天。

南中国海的冬季, 风大浪急, 晕船反应成了小王上舰后需要克服的第一关。出海以来, 小王坚持跟班学习、努力适应, 但风浪一大会感到头晕目眩, 胸中翻涌不已。

忙忙碌碌中, 日历翻到农历小年。风浪似乎也知晓这天是中国传统节日, 略微收起了脾气, 海面变得平静了不少。

中午上更前, 小王听到大家议论纷纷: “今天晚上加餐, 一定要来吃饭啊!” 内舱值日在旁边说: “听说今晚有炊事班长最拿手的羊肉汤!”

下更后, 小王路过餐厅, 羊肉汤的浓郁香气源源不断地从厨房飘了出来。

18时, 广播响起: “第一批开始晚餐。”

小王赶紧奔向餐厅, 只见门口已有十几名舰员热热闹闹地开始排队了。小王伸长脖子张望着, 七八样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整整齐齐地排在餐桌上, 冒着热气。两个餐台中间放着一个大桶, 里面满满当当地装着羊肉汤!

舰员们一个个笑容满面, 熙熙攘攘地围在羊肉汤桶周围盛汤。一碗接着一碗, 一桶羊肉汤很快就见底了。炊事班长一边笑一边喊: “不着急,

想象, 为生活插上翅膀

这是前不久老班长讲述的上世纪80年代的往事。如今, 随着交通的便利和通讯工具的飞速发展, 很难再听到这样的故事了——

那时, 我在北京远郊深山里的铁路隧道桥梁哨位上当兵, 每天守护铁路隧道桥梁, 看着南来北往的列车呼啸着从身边飞驰而过。

当兵第4年, 我探亲回到冀南平原上的老家。表姐听说我20出头了还没有找到对象, 就匆匆忙忙来到我家。她给我娘说, 趁着建忠还在北京当兵, 抓紧张罗一个对象吧。我娘说, 行。两天后, 表姐带来了一个邻村的女孩子。她高高瘦瘦的, 扎着两个马尾辫, 肤色挺白净。来到我家后, 表姐就对我一通表扬与夸赞, 建忠在北京大城市当兵, 又是班长, 手下管着十个八个兵呢! 我说, 我虽然在北京当兵, 但是我们部队在燕山深处, 当兵4年了也没有见过天安门的模样。这时, 女孩有些疑惑, 望着我张嘴说什么, 但是表姐立马接过话茬说, 他这个人

不爱张扬, 就是低调。

在老家见了两面之后, 我俩的事就算定了下来。两天后, 我归队的时间到了。从村里搭自行车赶到县城换乘长途客车, 再到邯郸车站倒火车, 抵达北京郊区一个三等小站后, 又倒了两次区长途客车, 终于一路颠簸回到部队。

我又一头扎进了大山深处。每天枕着“咣当咣当——”的列车轰鸣声进入梦乡, 又在“咣当咣当——”的列车轰鸣声中醒来, 然后起床, 穿上军装, 走上铁路隧道桥梁旁的哨位。

每隔几天, 我就能收到她的来信。起初, 信上写的都是问好之类。我也隔三差五地给她回信, 问她好, 问问地里的庄稼长势如何等等。后来, 她写信时开始怪我没有给她说实话, 在北京大城市当兵肯定是很风光的。于是, 我不得不再三向她讲我们哨位的艰苦。我在信上说, 我们的哨位分布在铁路线上, 营房建在山坡上。执勤点离村庄很远, 各类给养每周才用绿皮火车补给一次。所幸营房附近有一处山泉水, 冬季也不结冰。处在半山腰上的山泉顺着山势往下流淌, 年深日久便形成了一条小溪。这条小溪, 一年四季流水淙淙, 在深山里没日没夜地弹琴歌唱, 给寂寞的大山带来了些许生机。

可是, 她依然不相信我说的话。转眼间, 冬天到了。这天, 寒流袭来, 一个晚上就把满山的树叶吹得不知道飘落到哪里去了。四处望去都是光秃秃的大山, 之前绿意盎然的勃勃生机通通得无影无踪。

她在信上交往几个月后, 她好像对我们部队生活更加好奇。这天, 她在的一封信里提出要来部队看我。

我把未婚妻要来部队的事, 用电话分别给排长和指导员作了汇报。他们都嘱咐我, 我们山沟里的兵谈一个对象不容

大山深处

■ 马克

易, 有啥需要连队支持的事, 都可以提出来。我说, 我争取不给连队添麻烦, 她来队后, 我依然不能耽误执勤站岗。

转眼间, 她来队的日子到了。但此时燕山深处普降大雪。皑皑白雪把连绵起伏的燕山装扮得银装素裹, 气势非凡。这又让我犯起愁来, 大雪封住了上山的小路啊! 正愁眉不展时, 山脚下的小山村大队部来电话了, 说是我们家的家属来了, 困在了他们村子里。

我立刻带上班里的一个战士下山去接她。

虽然这条下山的小路我们已走过无数次, 但是当它被大雪覆盖之后, 我们也走得非常辛苦。我俩在下山的路上摔了不少跟头, 直到天快黑的时候, 才终于摸到了村子里。一见面, 她不顾还有他人在场, 一头扑进我的怀里, 委屈地哭了。我稍稍安慰了她几句, 没有在村子里久留, 赶紧带着她向山上哨所赶去。

一路上, 我们又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跟头。回到哨所, 已是子夜时分。恰好一辆列车从我们面前呼啸而过, 扬起的雪花扑了我们一脸。她本能地尖叫了一声, 差点倒在地上, 我立刻上前扶住她。我们刚站稳, 耳畔就吹过一阵狂风, 整个大山都回荡着“呜呜——”的吼叫声。她再次扑进了我的怀里, 喃喃地说, 你没有骗我, 没有骗我。

后来, 她就成了你现在的嫂子。